

何者？若欲辨於空，無欲無欲，若無欲於空，亦

由美旨是不滿同的，其亦唱空水，其文以求其實，豈二不同

然而非論的人，欲了於空，聖人之心，一而無異，不離其文，中

然論善於一欲空，異於文，善文求實，未見其當。

肇論淺釋

而論云：聖心無欲，又云：無欲不欲，意謂：無欲未嘗欲，

何以唱其空以求其欲，欲其可以翻空而來，翻空不下了。

欲其可以空而欲，欲其可以空而欲，欲其可以空而欲，欲其可以空而欲，

欲其可以空而欲，欲其可以空而欲，欲其可以空而欲，欲其可以空而欲，

何者？經云：真般若者，清淨如虛空，無知無見，無作無緣，斯則知自無知矣，豈待返照然後無知哉？

爲什麼？經說：般若者，清淨如虛空，無知無見，無作無緣。不是說得很清楚嗎？真般若乃是如虛空的淨無一物，無知無見，無作無緣，可見知自無知，用不到返照了然後才自無其知。

若有知性空而稱淨者，則不辨於惑智，三毒四倒，亦皆清淨，若有知性空而稱淨者，則不辨於惑智，三毒四倒，亦皆清淨，

假使你說：是有知，因這知的性空，所以稱爲清淨。你這樣說，還有什麼惑與智的分別可辨呢？貪嗔癡三毒，以無常爲常，以苦爲樂，以無我爲我，以不淨爲淨的四顛倒，這些煩惱心，這些錯誤見解，都是性空，也應當都是清淨了，還有什麼般若是清淨的，可以推重獨尊呢？

無欲無欲，不問其無了，無欲無欲，不問其無了。

因以，無欲無欲，不問其無了，無欲無欲，不問其無了。

是以言欲不無欲，欲以欲其無。不欲非不欲，欲以欲其無。

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。

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。

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。

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。

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。

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。

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。

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。

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。

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。

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。

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。

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，欲以欲其無。

不單是如木石的無知名無知，乃是知是無知的。

是以聖人以無知之般若，照彼無相之真諦，真諦無兔馬之遺，般若無不窮之鑿，所以會而不差，當而無是，寂泊無知，而無不知者矣。

聖人的智，是可以稱爲無知的，聖人即以此無知的般若，照彼無相的真諦。真諦是三乘共同的通途，兔喻小乘，馬喻大乘，小乘也好，大乘也好，都無遺於真諦之外，般若的鑒照，也是無有不盡所以應機而會，會無或差，應都適當，也無所謂是，寂寂淡淡，無有其知，而是無有不知的。

此第一難。難者謂：聖智不應是無知，既是智，應是有知。惟聖人不自私其智，故爲無知。答謂：聖智無知，是無惑取之知，亦不同於木石的無知，而是有異於人之智，故說般若無知。

難曰：夫物無以自通，故立名以通物，物雖非名，果有可名之物，當於此名矣。是以即名求物，物不能隱。

難者說：人類立名以名物，人類相互之間，方才可以借名以通達於物。若無名，則物無以自通，物和名雖不同，物不即是名，然必定有可以名的物，這個物是適當於這個名的，因此之故，我們可以即其名以求其物，物是可以隨名而求到，隱藏不了的。

而論云：聖心無知，又云：無所不知，意謂：無知未嘗知，知未嘗無知，斯則名教之所通，立言之本意也。

即名求物，物不能隱。則論說聖心無知，無知之意，應是未嘗知，又說無所不知，無所不知之意，應是未嘗無知。這是立名設教，令人所由之而通的。立言的本意，應是如此。

然論者欲一於聖心，異於文旨，尋文求實，未見其當。

然而作論的人，爲了欲認爲聖人之心，一而無異，不顧到文句中的義旨是不能同的，現在即名求物，尋其文以求其實，這二不同的名，要說是一，我看是不適當的。

何者？若知得於聖心，無知無所辨，若無知得於聖心，知亦

何所辨。若二都無得，無所復論哉！

爲什麼呢？聖心是知是無知呢？說知是得於聖心，則無知爲不得，無知的話是無所辨了，說無知是得於聖心，則知爲不得，知的話是無所辨了，說知說無知二都不得聖心，則是無可討論了，還說什麼呢？

答曰！經云！般若義者，無名無說，非有非無，非實非虛，虛不失照，照不失虛，斯則無名之法，故非言所能言也。

答說：經中說：般若的意義，無可名，無可說，既非有，亦非無，既非實，亦非虛，雖空虛而不失其有照用、雖有照用而不失其爲空虛，這是無可名的法，故非言說所可說的。

言雖不能言，然非言無以傳，是以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也，今試爲子狂言辯之。

言說雖不能說。然不說又無能傳達意義，人與人之間傳達意義是倚靠語言文字的。知道這意義，可以知道聖人一天到晚的說話，而未嘗說話啊。現在我也爲你用些不很確當的話來辨明一下。

夫聖人心者，微妙無相，不可爲有，用之彌勤，不可爲無。聖人的心，他是很微妙而無相，無相則不可以爲有，用起來則又愈用愈有勁，則不可說他是無了。

不可爲無，故聖智存焉，不可爲有，故名教絕焉。

不可說他爲無，所以有聖智存在，不可認識其有，所以欲對之用名言說教沒有辦法了。

是以言知不爲知，欲以通其鑿。不知非不知，欲以辨其相。

因此，說他知，不是他即同於一般的知，而乃是欲人由是而通達他能照鑿。說他無知，也非不知，乃因他無一般的知相。

辨相不爲無，通鑿不爲有。

雖無相可辨，不即是無了，雖有鑿可通，不即爲有了。

非有故知而無知，非無故無知而知。通鑒不爲有，所以知而無知。辨相不爲無，所以無知而知。

是以知卽無知，無知卽知，無以言異而異於聖心也。

因此之故，知卽無知，無知卽知，不要見到其言不同而認爲聖心有異。

此第二難，難者認爲名以名物。故知與無知，二名異而相反，只可一是一非，不能二者都是。答謂：般若無名可名，然非言不能傳達，故以其無相，說其無知，以其有用，說其爲智，二言相反相成。

難曰：夫真諦深玄，非智不測，聖智之能，在茲而顯。

難者又提出真諦來說般若爲是智。說：真諦是甚深玄奧的，非般若智不能測到，卽於此能顯出聖智是智。

故經云：不得般若，不見真諦，真諦則般若之緣也。

惟般若能見真諦，故經說：不得般若，不見真諦。這樣，真諦是般若之所緣。

以緣求智，智則知矣。

從真諦爲般若之所緣，可見智是知了。

答曰：以緣求智，智非知也。

你說：以緣求智，智爲知，我說：正以以緣求智，智非知。

何者？放光云：不緣色生識，是名不見色。又云：五陰清淨故，般若清淨，般若卽能知也，五陰卽所知也，所知卽緣也。

爲什麼呢，放光說：不緣色生識，是名不見色，又說：五陰清淨故，般若清淨。前單就色陰說，後總五陰說。五陰中四陰是心。心是能知，亦可作所知，故說：五陰卽所知。

以般若照見五陰皆空，卽五陰爲所知，般若爲能知。般若之照見五陰、是照見五陰皆空，五陰皆空，卽五陰清淨，清淨則無一物，色清淨故，無可緣色生識，所以不見色。所謂緣，卽指所知。

夫知與所知，相與而有，相與而無。

有所知，則有能知，有能知，則有所知，知與所知，有則俱有，無則俱無。

相與而無故，物莫之有，相與而有故，物莫之無。

相與而無的，不能使其有，相與而有的，不能使其無。

物莫之無故，爲緣之所起。物莫之有故，則緣相所不能生。

不能使其無的，因其爲緣之所起，不能使其有的，則是非緣之所不能生。

緣所不能生故，照緣而非知。爲緣之所起故，知緣因而生。

緣所不能生的，雖照能緣而非知，爲緣之所起的，其知其緣相因而生了。

是以知與無知，生於所知矣。

這樣，可以知道，知與無知的不同，原因是在於所知。

何者？夫智以知所知，取相故名知。真諦自無相，真智何由知？

爲什麼呢？智緣境知其所知，是由於取相，取相故名知，真智是緣於真諦，真諦自無相真智緣之，無相可取，不取相何可名知呢？故真智無知。

所以然者，夫所知非所知，所知生於知。所知既生知，知亦生所知。

其所以這樣，是由於所知之所以爲所知，是因於知。非其自爲

所知，所知與知，是相互爲緣而生的，所知能生知，知亦生所知。

所知既相生，知生卽緣法，緣法故非真，非真故非真知也。

所知既與知是相互而生的，相互而生卽是因緣所生的法，緣起法故非真，非真故非真諦了。

故中觀云：物從因緣有故不真，不從因緣有故卽有真。

故中觀論說：物從因緣有的是假有而非真，不得因緣有故乃爲真。

今真諦曰真，真則非緣，直非緣故，無物從緣而生也。

不從因緣有故卽真，今真諦既以真爲名，真則非緣了。真既非緣，是無物從緣而生了。

故真諦與真智，不能爲緣而生知，亦不能爲緣而生所知。

故經云：不見有法無緣而生。

凡是有法，皆是緣生。從來無不是緣生的物，不見有一法是無緣而生的。

是以真智觀真諦，未嘗取所知，智不取所知，此智何由知？

凡法皆從緣生，無緣而生則無。真既非緣，則真智觀真諦，無相可取，未嘗取爲所知。智不取所知，所知既無，亦何由而生知？

然智非無知，但真諦非所知，故真智亦非知。

然智不是木石的無知，但因爲真諦非所知，所以真智亦非知。知與所知，是相與而有，相與而無的。

而子欲以緣求智，故以智爲知，緣自非緣，於何而求知？

你欲以緣求智，認爲智爲知，今真智觀真諦，此緣自非緣，從那

裏求知呢？故般若無知。

此第三難，難者以緣求智，以智爲知。從緣生方面講，不知緣生性空，真智卽照性空的一面，故答謂：緣自非緣，於何而求知，當時此般若無知論傳至廬山，劉遺民謂：以緣求智之章，婉轉窮盡，極爲精巧，無所間然矣，讚爲：措辭婉轉，意義窮盡，無隙可乘，然而千年積冰，終非一朝烈日之所能消，衆生無始無明所蔽，聞此所說，雖有所理解，也似明非明，故劉遺民亦謂：暗者難以頓曉，猶有餘疑一兩，作書以求解答。

難曰：論云不取者，爲無知故不取？爲知然後不取耶？

難者又問：論中所說的不取，因爲無知故，所以不取呢？還是知了然後不取呢？

若無知故不取，聖人則冥若夜遊，不辨縑素之異耶？若知然後不取，知則異於不取矣。

假使是無知所以不取，聖人是昏暗的，如在黑夜行走，分辨不出黑白的了，假使是知的話然後不取，這樣，知和不取，兩者是不同的了。

答曰：非無知故不取，又非知然後不取，知卽不取，故能不取而知。

回答曰：不是無知所以不取，也不是知了然後不取，乃是知卽是不取，所以能不取而知。

此第四難，難者以不取與知異，答謂知卽不取。

難曰：論云不取者，誠以聖心不物於物，故無惑取也，無取則無是，無是則無當。誰當聖心而云無所不知耶？

難者又說：論說不取，乃是因爲聖心之於物、不執著以爲物，所以無惑取。無惑取則亦無所謂是非，無是非則亦無當不當，既無是無當，還有什麼當於聖心可說是知，而說聖心無所不知

呢？

答曰：然。無是無當者，夫無當則物無不當，無是則物無不是，物無不是故，是而無是，物無不當故，當而無當，故經云：盡見諸法而無所見。

四答說：是啊：是無是無當的，是和不是相對而有，當和不當也相對而有，有是則有不是。有當則有不當。無當則也無不當，無是則也無不是，無不是的是，是而無是，無不當的當，當而無當。所以經中說：盡見諸法而無所見，此第五難。以不取則無是無當難。答以無是故亦無不是，無當故亦無不當，無不是故，是而無是，無不當故，當而無當。

難曰：聖心非不能是，誠以無是可是，雖無是可是故當是於無是矣，是以經云：真諦無相故，般若無知者，誠以般若無有有相之知，若以無相爲無相，有何累於真諦耶！

難者又說：如上所說，無是則無不是，可知聖心非不能是，實以無是可是，聖心是能是的，雖無是可是，應當是於無是了。經中云：真諦無相故，般若無知。般若於真諦，無有有相可知，以般若無有有相之知，故說無知，今以般若爲有無相之知，以無相爲無相，這樣於真諦不爲錯罷？

答曰：聖人無無相也，何者？若以無相爲無相，無相卽爲相，捨有而之無，譬猶逃峰而赴壑，俱不免於患矣。

回答說，聖人無相也是無的，爲什麼也無無相？因爲取無相以爲無相，這無相也是相了。捨棄了有，走到無一邊去。同樣是病。這譬猶欲逃避高峯的危險，而奔向淵深的壑底，還不是一樣的爲患嗎？

是以至人處有而不有，居無而不無。

因此之故，聖人不取有相，也不取無相，他處於有而不有，居於無而不無。

雖不取於有無，然亦不捨於有無。

有也不取，無也不取，不取亦不即是捨。取和捨也是對待，無取也無捨，故不取於有無，也不捨於有無。

所以和光塵勞，周旋五趣，寂然而往，泊爾而來，恬淡無爲而無不爲。

衆生僕僕風塵之中，佛教以色聲香味觸爲五塵，衆生追求此五塵之欲，辛辛苦苦，此世界卽名之爲欲界，衆生追求五欲，其所得的結果，每每因其所作所爲的不同，而產生不同的結果。其所趨向，不是隨他自己的欲望的。衆生所趣的結果，有是我們的人類，同處在人類的世界中的，尚有種種不同形狀的畜生，這是有苦也有樂的世界。尚有較此更樂的世界，可稱之爲天堂。也還有較此更苦的世界，這是鬼和地獄，衆生就是五趣之中，時而爲此，時而爲彼，佛教名之爲輪迴，僧肇指的聖人是佛菩薩，佛菩薩不取於有無，不和衆生一樣追求五欲了，他也不捨於有無，所以他也不特出自己，和其光芒，與衆生混在一起，周旋往返於五趣之中，在天而天，在人而人，在畜生在鬼神而畜生而鬼神。隨其類而施其教化，他的去是寂寂然而去，他的來是淡淡然而來，真正恬淡無爲，然而也是無所不爲啊！

此第六難。衆生的思想，習慣是倒向一邊的，不走這一絕端，便走那一絕端。不能却到好處，中道而行，要糾正他，很不容易，如扶醉人，扶得東來西又倒，衆生執著有相，佛告訴他，這是錯誤的，他又執取無相了。故此章答難，極爲重要。

難曰：聖心雖無知，然其應會之道不差，是以可應者應之，不可應者存之，然則聖心有時而生，有時而滅，可得然乎？

又作難說：雖如所說聖智是無知，然而對於事物的應會，得來沒有差錯。可應的就應了，不可應的存之不應。這樣說來，聖心也是有時而生，有時而滅，聖心可以這樣的嗎？

（未完）